

我鼓催春

《高粱紅了》第二部

萧玉著

鼓催步

《高粱紅了》第二部

蕭 玉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战鼓催春

萧玉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光孝路17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统一书号: 10111·593

书号: 2144·850×1168毫米1/32·15 3/8印张·8插页·331,000字

1963年6月第1版

1963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20,301—70,400 定价: (6) 1.59元

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，在军队和人民
团结一致、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
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，人民解放军
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，
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。

——摘自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《目前形势、
和我们的任务》

內 容 簡 介

《战鼓催春》是长篇小说《高粱红了》的第二部，《当乌云密布的时候》的续篇。

这部作品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为背景，运用朴实的语言、生动的故事情节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。《当乌云密布的时候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，在这一部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指导员林玉生伤愈返部队，担任了更加艰巨的工作，又经过多次战斗锻炼，表现得更为成熟了。班长刘福已经成了副指导员，他在“单刀赴会”、“虎口拔牙”等斗争中有出色的表现。解放战士黄万金的形象特别引人注目。这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尽折磨的珠江三角洲农民，参加我军后几经波折，终于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独胆英雄、光荣的共产党员。我军高级指挥员的果敢、英明和革命乐观主义，敌军的外刚内怯、精神空虚，书中也有较深刻的反映。此外，碾子、旁神爷等农民中的先进人物，也为这部作品增添了光彩。

徐宗岳 插图

目 次

第 一 章	借爬犁.....	1
第 二 章	找恩人.....	31
第 三 章	春寒料峭.....	66
第 四 章	东风催青.....	99
第 五 章	破山神.....	131
第 六 章	挖苦根.....	168
第 七 章	许愿.....	209
第 八 章	巧遇.....	251
第 九 章	乘胜向前.....	297
第 十 章	虎口数牙.....	330
第 十 一 章	红花朵朵.....	386
第 十 二 章	庆功.....	449

第一章 借爬犁

(一)

眨眼过去三个月，现在是一九四七年四月了。

刘福自打出生，已经过了廿六个四月，可从来没见过今年这样动心。尽管战斗频繁，他没有工夫把脸上的胡碴剃一剃；尽管日月艰苦，他眼角上平添了皱纹，然而，这个乐天派，却怎么也不显老。他把匣枪拦腰一插，右手提着刚刚缴获的卡宾枪，左手转动着小烟袋，笑咪咪地站在村头秫秸垛前，看着一群群被押着往村里走的俘虏兵。啊！这一仗打的太过瘾了！杜聿明使了吃奶的劲儿，从热河调来的八十九师和外加一个团，咱没用四个昼夜，就把它消灭个精光！精光，干干脆脆的精光！上至师长，下至伙夫，万来口子，一个没漏网。刘福眼睛看着，心里想着，心里那个乐劲儿呀，真是有嘴难说，有笔难描。真的，瞧敌人去年占领安东和通化那股狂妄劲儿，再看看眼眉前这些俘虏兵的狼狽相……啊！这全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照耀，林总英明的指挥，全体同志爬冰卧雪，英勇战斗赢来的呀！杜聿明调兵往临江一进攻，林总就指挥着北满部队，打过松花江，揍它个首尾不顾。如今，第四次保卫临江，不光在红石砬子干掉它一个师外加一个团；北满部队在德惠一带，也消灭了它整整一个

师。哈！杜聿明啊杜聿明，看你可怎么向你的“校长”——
蔣光头报銷吧！

“嘿嘿！”刘福禁不住的笑了几声，他这一笑，又笑出了
順口溜的本領。他独自輕声念叨着：

“国民党，
兵力少，
南北滿，
来回跑。
今天打破他的头，
明天打断他的腰。
让他来回跑几趟，
一筐豆子篩完了！”

刘福正自念叨，冷不防背后钻出个人，脆梆梆地喊了个
“对”字，馬上就接下去說：

“篩豆子，
大家干，
反动派，
篩几遍，
北滿消灭他几个师，
南滿消灭他几个团。
机动兵力篩完了，

• 杜聿明原为黄埔軍校学生，因称蔣介石为“校长”。

咱再打个歼灭战！”

“哎呀我的小赵，你可真比諸葛亮还厉害呀！”刘福拿烟袋的左手，使劲往小赵肩膀上一拍，禁不住这么說。

“諸葛亮？我怎敢比諸葛亮呢？”

“比得。太比得了！”刘福說：“你看过《群英会》沒有？在那出戏里，周瑜每訂下一个計，不都叫諸葛亮識破了嗎？”

“哦！你是說他俩各在手心上写了一个‘火’字啊！”

“着啊！我这快板刚念叨了一段，这第二段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小赵說：“什么师傅什么徒弟嘛。我这也是跟你学来的呀！”

这个小赵不是別人，正是咱大家所熟悉的赵胜儿。不过，他早已不是那个听到炮弹响就顧头不顧腩，叫他传达撤退命令，他离着八百里路就大声咋唬的新兵，而是咱們这第四連第九班的班长了！俗話說：“女大十八变。”其实呢，赵胜儿这个小伙子变得更厉害。論个头，他已比先前高出三指；論粗壮，簡直就要赶上郑国基。不过，这些外形的变化，跟他天天滾混在一起的人，倒觉不出来。使人吃惊的，倒是他一反过去那种孩子味儿，而变得虎里虎气，酷似另外换了个性格。他的性格，自打呂家堡子战斗以后，就漸漸变化；而当林玉生負了重伤，离开了連队，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。好一陣子時間，他竟悶不出声的，輕易不說句話。他不是鬧情緒，而是因为林玉生的負伤，更加燃起了他对敌人的仇恨。他发了誓，非为林玉生报仇雪恨不可！就是这股劲，使他在二保临江时的热水河子战斗中，与敌肉搏，一口气刺死了七个敌人。战斗结束后，刘福（这时已担任了副指导

員的职务)介紹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啊, 入党! 赵胜儿那心跳啊、跳啊, 差点儿沒从嘴里跳出来! 他記得清清楚楚, 当打完呂家堡子之后, 他在黃泉沟沟口, 头一次向林玉生提出入党要求的时候, 林玉生曾亲切地說过: “好好干吧, 小赵! 我相信你, 准可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!” 如今, 他的愿望实现了, 他,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? 就在他被批准入党的那天晚上, 刘福把消息告訴他之后, 他竟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! 刘福那乐天派, 一见人掉眼泪就心煩意乱, 特别是在这大喜的时刻, 赵胜儿抱头痛哭, 可把刘福給哭炸了! 他說: “小赵! 你这, 这象話嗎? 五尺多高的汉子, 长着双姑娘抹泪的眼! 这……” 誰知, 赵胜儿更变本加厉地哭起来, 一句話也不出口! 刘福尽管明白赵胜儿的心情, 可是他这怕眼泪的人, 在这种场合, 就一点本事也沒有, 倒反叹气跺脚地出了門儿。走了不远, 他又掉回头, 站在門口說: “赵胜儿同志! 我有句心里話, 还得說一說。革命战士, 鉄打的汉子! 我就不信, 孟姜女的眼泪能哭倒半边长城? 杀西門庆, 还是得凭武松的刀子! 你, 你記住我这句话。” 刘福走了半个时辰, 赵胜儿才算止住了哭声。啊! 这一场哭, 哭得真痛快呀! 一个自小受苦受累的孩子, 在党的哺育下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, 为什么不可以让眼泪把过去的一切冲洗冲洗呢? 赵胜儿哭完之后, 竟又埋怨起自己来了: “难道我真是双姑娘抹泪的眼嗎?” 这, 他不能承認。“革命战士, 鉄打的汉子……” 赵胜儿仔細回味着刘福的話, 心下发誓道: “副指导員啊, 副指导員! 我赵胜儿如今是个共产党员, 鋼鑄的人了!” 此后, 他的性格突然又变了个大样儿, 再不沉默不語, 而是虎里虎气……就瞧他刚才一露面时这个“对”字, 若不是刘福那个稳当人, 还

真要叫他吓一跳呢！

“副指导员！我有个问题，要找你聊聊。”赵胜儿说。

“有啥话就敞开来谈一谈吧！”刘福说着，把烟袋伸进烟荷包，装上烟，放在嘴里，吧达吧达地抽着，两个眼珠却直在赵胜儿脸上转游。

“照你看，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？”

“嗨！难道你看出什么名堂来了？”

“依我看哪，这山顶算叫咱爬上来了！咱南满四保临江，北满三下江南，杜聿明这小子里外里儿搭进了四、五万人，把一点机动兵力踢蹬了个精光！如今，我主张马不停蹄，趁这股热火劲儿，南北满一齐动手，哼！打不下沈阳来，我看也差不多。”

“喂！你倒比我还乐观呢！”刘福吃惊地看着赵胜儿，但还是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充满信心是好。可是，性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一斧子砍不出个大梁啊！”

赵胜儿脸通红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这决不是性急，我看目前这形势……”

刘福打断他的话：“形势是有好转。可是要打沈阳，那还非一日之功。”

“副指导员！”赵胜儿赶紧把话抢过来：“我真不明白你，你……在666高地撤退时，情况严重得叫人喘不过气来，可你倒没事似的，大摆龙门阵。如今，杜聿明这小子，眼睁睁地走了下坡路，可是你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刘福爽朗地笑了几声，说：“小赵啊！半年来，你进步很大。你从一个足斤足料的新兵，变成了勇敢机智的班长；你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。

可是在估計分析战争問題上，你却还差着一层儿。咱作領導的，要掌握住一个秘訣。当大伙儿在困难面前垂头丧气的时候，咱要挺直腰杆，压住陣脚，想法叫大家往前看，往好处看；可是当环境順利的时候，譬如說，就象刚打了这么个大胜仗的时候，你又要头脑冷靜，多往困难处想一想……这，这就叫作你冷我热，你热我冷啊！”

赵胜儿不耐烦地把双眉一皱，摇了摇头說：“咳！管它什么冷啊、热啊的。在敌后的时候，隆冬数九，棉衣穿不上，飯吃不飽，咱都熬过来了；眼眉前咱又消灭了敌人，又收复了县城，还有什么困难呢？”

“怎么？真的沒有困难了嗎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！”

“嗯！我問你，經過这几个月的战斗，咱們伤亡也不小，部队人員不足，又疲劳得很，这算不算困难呢？”

“疲劳嗎，随着这个大胜仗，早烟消云散了！”赵胜儿晃动着胳膊說：“至于人員不足，那更好办！”

“好办？”

“你瞧！”赵胜儿把手往前指。

赵胜儿手指的方向，成群的俘虏兵，还在繼續往村里走。这些俘虏兵虽然都穿着厚厚的棉衣，背着美式鴨絨被，但还都象霜打过的麻秆似的，縮着脖子，一点儿精神沒有。刘福又看了看这些俘虏兵，象对赵胜儿，也象自語地說：“是啊！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，工作是挺热情。他不光給咱送来武器，还积极地給咱补兵。可是，咱有些同志啊，偏偏不領情，对这些俘虏兵嘛……”

刘福象故意把話煞住了似的，但赵胜儿却吃不住劲儿

了。因为过去给他班里补充俘虏兵的时候，他曾发过牢骚：“是狗天生改不了吃屎。咱是人民的军队，怎么能要这些祸害人的遭殃军呢！”刘福和他磨了半天口舌，给他讲了这些解放来的战士原本也是受苦人的道理，他才勉强不吭声了。如今刘福隐隐约约把话这么一提，他的心就象针扎。这倒不仅是触到了他的痛处，而且还因为在这次红石砬子战斗中，攻击一个小山包的时候，他班里那个解放来的战士黄万金，曾为他出过主意，绕着敌人碉堡的正面火力，顺利攻上了山顶，避免了伤亡，消灭了敌人。这件事，使他改变了对解放来的战士的看法。“嗨！打起仗来，这些人还真有两手。”因此，他见这回又捉了成千上万的俘虏，便主动跑来跟刘福商量，想多要几个，补进他的第九班。谁知，刘福却又提起了过去的話！他忍不住的辩白道：“哎，要解放来的战士，我的思想可真通了。我……”

刘福没容他把话说完，仍自语似的说：“我知道，还有些人思想不通。”

“誰？”

“先别管是誰。反正要把解放来的战士带好，是要作艰苦的思想工作，这可绝不能从印象出发。”刘福转过身来，目不转睛的盯着赵胜儿，好似在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
“我绝不是从印象出发。实在的，在这次战斗当中，黄万金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。我认识了，蒋介石抓去的兵，其实也都是我们受苦的兄弟，只要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只要耐心地教育，他们同样可以杀敌立功。就象黄万金……”

赵胜儿还没说完，连部通讯员便喘吁吁地跑了来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：

“副指导员！刚才，刚才发生了，发生了一个逃亡！”

“谁？”刘福和赵胜儿同时追问。

“九班的！”

“九班的？”赵胜儿脑袋嗡的一下：“九班谁？”

“黄万金！”

“啊！？”赵胜儿好象当头挨了一棍，痴呆地楞了一会儿，马上转身往回跑。

刘福虽然也感到意外，却没有象赵胜儿那样紧张。他见赵胜儿神色不对，便招呼道：“九班长——”但赵胜儿连头没回，直向班里跑去。

(二)

天擦黑了，黄万金才跑出廿多里路。现在他正在过一条冰封的小河。由于心慌意乱，在冰上摔了个仰歪蹬，后脑勺磕得“咚”一声，痛得他两眼冒蓝花儿。好半天他才爬了起来，吐了一口唾沫，狠狠地骂道：“妈的！这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四月天气了，还冰天雪地，出口气，眉毛胡子全成了白霜！可是我们的家乡……”

黄万金今年廿三岁，家住广东珠江三角洲。到东北以前，他不但没见过河水冻冰，连空中飘的雪花也没看见过。如今，在他的家乡，早已是禾绿花香，热气难当了！黄万金清楚地记得，每逢三、四月的时候，他们就换上了单衣衫。涌边的香蕉树，果实累累；田基上的桑枝，吐出了嫩叶儿；珠江上的花尾渡，来往行駛；黄雀儿和八哥，唱着优美的春

曲儿。村庄，果树成蔭，翠竹环繞；田野，风吹禾动，好象綠色的海洋。啊！那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啊！在这个季节，种田人或是在秧田里耨草，或是划着小艇在河涌里戽魚戽虾。这边小伙子們問：

乜瓜生得青卑卑？
乜瓜生得豆面皮？
乜瓜生得头戴帽？
乜瓜生得两层皮？

那边姑娘們馬上回答：

节瓜生得青卑卑，
苦瓜生得豆面皮，
矮瓜生得头戴帽，
椰子生得两层皮！

黄万金一想起这首咸水歌，眼前馬上出现了长着长睫毛的一对大眼，脑后扎着一条长辮，头戴竹笠，身穿青布衫褲的阿娣。阿娣在眼前一閃，他的心馬上格楞一下，象刀扎。啊！就为这阿娣，害得他……“江山虽好，不容苦命人”啊！不知怎么，珠江三角洲那迷人的风光，他突然觉得阴风惨惨。“那里，那里还有什么值得我再留恋的呢？”黄万金不禁这样問着自己。“不，我不該离开班长，我……”但是，他再看东北山地这副荒涼的景象，心更涼了。山，还被大雪蒙盖着；河水也被冰雪封在底下；树木光秃秃，黑不溜湫。能看

到的，只有些烏鴉窩，結在樹了當中。這地方有個什麼待頭呢？再說……他這麼一想，就又下定了決心，不管是南還是北（他已迷失了方向），悶頭朝前走。

天，越來越黑了。東北這地方，走十幾里路，也見不到村莊。黃萬金不禁遲疑起來：“往哪裡走呢？”

在這荒郊雪地上，黃萬金的心好像撕成了兩瓣兒，一時沒了主意。“回去吧？”這個念頭剛一閃，渾身馬上打了個哆嗦。國民黨反動派處決逃兵那陰森的情景，吓破了他的膽。他雖然參加到解放軍一個多月，卻沒把心交給自己的同志。他對班里的每一個人，特別是對班長，處處存着戒心。他心中有疙瘩，不對別人訴說；別人對他說的話，他也是將信將疑，抱着“走一步瞧一步”的態度。有時，他也覺得班長和同志們對他不壞，但看不明白為什麼不壞。甚至他還受着國民黨反動派欺騙宣傳的影響，以為這是對他“先甜後苦”呢！

“不成，回去不得。”他終於得出了這樣的結論。“不回去，可又怎麼辦呢？”黑乎乎的荒野，只能看到銀灰色的高山輪廓；彎月、寒星，更叫人感到淒涼、孤寂。現在究竟是在何處？走的是什麼方向？他一概鬧不清。他向遠處仔細瞧瞧：呀！那個山頭不就是長蟲溝的東南山嗎？一想起長蟲溝東南山，他更覺毛骨悚然。那還是二月下旬，他在蔣匪軍九十五師當兵的時候，被杜聿明驅使着第三次向臨江進犯。他們那個營，就是在長蟲溝東南山，被解放軍消滅掉。本來，他們在那個山頭上，構築了堅強的工事。他們的連長發誓賭咒地說：“共產黨一無飛機，二無大炮，我就憑這險惡的地勢和堅固的工事，日頭能從西面出來，共產黨也打不下這個山頭！”可是，黃萬金看得明白，解放軍的戰士個個都似猛虎，勇敢

机智，只见向前攻，不见往后退。和他在一条壕沟里的人，不是伸腿见了閻王，就是身負重伤喊爹叫娘……最后只剩下他独自一个。他正准备拔腿往后跑，赵胜儿却已端枪站在他的面前，命令他繳枪投降了！就在那一刻，在他人生的途径上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他从反动的国民党军队，走进人民自己的军队里。然而，他却沒懂这个变化的意义。一想到那一刻，总觉有一种捉摸不住的恐怖！恐怖，恐怖，他的每一根汗毛眼里，都充满了恐怖！

“汪汪汪！”

突然，前面不远的地方有狗叫。啊！这种场合，这种时刻，听到一声狗叫，心里是多么高兴啊！狗叫，这说明附近必有人家。他顺着狗叫的声音匆匆走去。刚轉过一个小山腿儿，果然见到一間茅屋，竈戶里透着灯光。

“謝天謝地！”黄万金乐得几乎要跳起来。他渾身突然增加了力量，迈开大步，向着灯光走去。偏偏，那狗吠叫着向他身上扑来……就在他同狗周旋的时候，屋里的灯光突然熄灭。霎时间，黄万金心里冰冷，新的恐惧又涌上了心头。

“呀！老乡若看出我是个开小差的，那……”这时，他的心好象被一团乱麻纏住，根本理不出个头緒。

“不准动！”

黄万金心里乱紛紛的。他正在設法摆脱狗的糾纏，身后却有人大喊了一声。他回头一瞧：呀！烏亮的枪口，正对着他的脊背儿。他本能的举起了双手，两腿发软，哆哆嗦嗦地往下跪。

端枪的人厉声喊道：“别出洋相了，站住。”

“长官，我……”